

瓦屋山 (组诗)

何军林

上瓦屋

在天空和大地之间
让自己和蚂蚁站在一起
看一幢瓦屋
看一张方桌
那样的高度和宽度
超出你的想象和预期

那个叫春分的节气
总是如期而至
杜鹃花开得蛇紫嫣红
还有珙桐花
叫醒那么多鸽子
还要放飞多少白色羽翼

必须等待夏天
等待阳光背后的雨水
汇成一条河
从天空飞流直下
从屋檐向下坠落
让瀑布和彩虹一同进入画框

如果已经看见了云海
在某个清晨
在瓦屋山顶的象耳岩
你要坚信日出时的朝霞满天
坚信云海生辉
坚信这个清晨的别样幸福

乘风登顶云上瓦屋
在梦境和仙境中穿梭
恰如天上人间自由地切换
暂忘却这世间的烦恼
让任性和疲惫随风消散去
尽享如风如云般地自由与潇洒

春之恋

最美的爱情
应该从春天开始
应该发生在瓦屋山
这是我的执念
是我隐藏多年的秘密
就在今天
在瓦屋山下
我要把秘密说出来
说出最后的真相
因为我爱上了一朵花

总是在春分过后
和春雪在一起
那是满山的杜鹃花
她们成群结队
从一簇簇到一团团
从红的到黄的
从白的到蔷薇色的
我想摘下一朵
带回新建的瓦屋
扮演今天最美的新娘

春天远没有结束
从四月中旬
到五月中旬
我看到了珙桐花
正开放得如火如荼
像成群的白鸽
展翅欲飞的样子
让人痴迷
我想知道一个事实
谁会爱上那些白色羽翼

飞瀑

期待美好的夏天
投奔瓦屋山
投奔传说的瀑布博物馆

渴望一场久违的雨水
更多的三场雨水
在天空汇成一条河
在你到达之前
从天而降
疾速坠落人间
成为最美的瀑布
演绎飞流直下的速度

看一眼兰溪瀑布
你终于明白
世界上垂直落差最高
到底是什么样子
你可以想象
纵贯山顶与山涧的气势
犹如猛虎下山
只跟霸气和磅礴有关

关于瓦屋山瀑布
你还会联想到什么
还想说些什么
像嫦娥舒展广袖
皎洁柔曼
婀娜多姿
像大幕垂落
还有白练舞动

当阳光抵达
当彩虹和瀑布交织
你才知道最美的是夏天

秋语

在秋天的瓦屋山
在蓝天下
试着想象一阵风吹过
你会看到什么
是树上的一片叶子
还是地上的一片落叶

有人会告诉你真相
当秋风吹过
一定是万山斑斓
是层林尽染
是无法言说的美
是红叶与蓝天平分秋色

有人会告诉你事实
秋天的瓦屋山
树叶才是真正的主角
有的泛出黄意
有的变成红色
有的还在纠缠那抹深绿

有人会告诉你美景
是一批颜料
从山顶开始流淌
从一片树叶
传递到更多的树叶
那是次第的呈现与绽放

在秋天的瓦屋山
还要想象云海的爆发
触手可及的
是姿态万千的云雾
看云雾散开
像看自己如何陷入仙境

冬雪

在瓦屋山
听冬天的脚步声
听雪花飘落的声音
到底有什么不同
看万里雪飘
看千里冰封又有什么不同

当一棵树被大雪覆盖
更多的树被大雪淹没
你想告诉别人
什么叫银装素裹
什么叫林海雪原
什么叫白茫茫的雪世界

当瀑布被冰封
速度被冻结
所有的流水
被定格成冰瀑和冰帘
你想看兰溪冰瀑
想看到今天的波澜壮阔

当你沿着步道前行
想象童话和雪人
想象今天最美的风景
一定是林间白雪
是山间云雾
是美丽的雪松和雾凇

其实有捷径可走
从正觉寺到古佛坪
有一条索道直达山顶
在索道上面
目光所及都是雪
是瓦屋山的冰天雪地



时光·记忆

乡村篾匠

宋扬

以前农村修草房，离不开篾匠。
篾匠的手都厚实，骨指关节都肿大，手心手背都干燥皴裂，“沟壑纵横”。嫌戴手套笨拙，篾匠从不用手套。篾刀挥起来，片开的篾条有的尖似针，有的绕指柔。人与刀切割一根根竹，也慢慢被竹和时光切割、穿刺。哪一个篾匠的手，哪一把篾刀不是伤痕累累？
“篾匠学得精，鸡屎食三斤”诉说出篾匠的艰辛，篾匠一手拿刀，一手持篾，咬住篾片，慢慢扯开，篾片长，只能拖到地下。那时，鸡鸭地上跑，鸡屎难免沾上篾片，进入篾匠嘴巴。
劈篾是篾匠的基本功。啪-啪-啪，一根根大青竹被篾刀伐倒。剔去竹丫，篾匠开始劈篾。篾刀将一筒青竹剖开，一剖二、二剖四、四剖八……裂帛一样撕下去，破竹之声噼啪四起。备好料，有人蹲身上梁。上面的接，下面的抛，篾匠把一根根竹竿和一根捆捆得粗细均匀的篾条都弄上了房顶。篾匠用整竹作房椽，以一指宽的粗篾为龙骨，把细如麻绳的篾丝当绳子。篾匠在新搭起的房架上，一层层铺开秸秆，再层层捆扎，层层推进。最后，篾匠甩开膀子，提起梳板层层拍打房顶。打到房顶平滑得像两张斜贴在墙顶的透亮厚纸，一座崭新的草房才算大功告成。
近日，我于网上看到成都杜甫草堂大规模翻新茅草屋的视频。视频中，几位篾匠已年过古稀，站在房顶，颤颤巍巍。篾匠业后继乏人，一百年、一千年以后，还能找到懂手工盖草房的老篾匠吗？记者采访那些老篾匠，问他们的徒弟怎么没来。他们道：“现在哪里还有草房子？现在的年轻人，哪个还肯学这个手艺嘞！”

我的父亲也曾是无数篾匠中的一员。我们搬离农村时，父亲虔诚地取下那把挂在墙壁上的篾刀，到灶房外的土里起出那块他磨了几十年刀的石头，用报纸裹了，放进我车的后备箱。进城后，父亲的篾刀威风不再，沦为砍骨头的家什。再后来，父亲让那块磨刀石在小区花坛一个不起眼的角落立了起来，像它站在故乡的土里一样。我一直在想：父亲固执地将坚硬的磨刀石插入柔软的泥土中，是否也算在坚硬的都市生活中固执地留存了温柔的乡土记忆？
我和妹妹分别住在同一省城的不同郊县。在妹妹家生活一段时间后，父亲会抽空往我这边跑。每次来，父亲进门的第一句话总是“我先把篾刀拿下去磨一下。”磨刀时，父亲来回推拉，额头沁出汗珠。自来水喝着父亲的汗水，在石与刀的摩擦中，流成一股股石浆。磨一阵，父亲直起腰，眯起一只眼，对着光看刀刃。刀终于磨好了，刃正，不偏不卷。我的拇指在刀刃上横向轻轻滑过，有强烈而细密的颗粒感。至此，父亲的篾刀如火中凤凰一样涅槃，变得全新而锃亮。
进城十多年后，父亲的那把篾刀，曾经直溜的刀背变得坑坑洼洼，刀刃也凹了进去，还出现了两个豁口。用刃的父亲，曾经健硕的父亲，如今身体单薄得像他的那把被岁月磨小的篾刀。父亲和他的篾刀以及他的磨刀石，都成了永远挂在故乡夜空中的那片消瘦的月亮。



城市秋韵

周军 摄



岁月·感悟

乔金敏

秋，手握一把双刃剑，一边摧枯拉朽，一边满载而归。
所谓的悲喜，不过是人为地以嬗变的心性对季节的投射而已。无论时空怎么转变，四季如何更替，秋天的那份淡定、那份从容，是其他哪个季节所能拥有的呢？
细察秋天，你会发现，枯萎何尝不是另一种成熟！秋天的叶子由绿变黄，由黄变红，不同层面的颜色，诠释着秋天不同生命的色彩。当叶子逐渐萧疏，秋林便露出了它们的秀逸，那是一份不需任何点缀的洒脱与不在意俗世繁华的孤傲。
你看，最动人的是秋林映着落日。那酡红如醉，衬托着天边渐深的暮色。晚风略带清冽的凉意，随着暮色浸染，那冷艳而壮丽的秋日黄昏就从海子的笔下溢出：“火焰的顶端，落日的脚下，茫茫黄昏，华美而无上……”此刻，你想洒几滴感怀伤情的清泪，却又被那逐渐淡去的醉红所慑住，而情愿把奔放的情感凝结。

秋 的 从 容

曾有一位画家画过一幅霜染枫林的“秋院”。高高的枫树，静静掩住一园幽寂，树后重门深掩，看不尽的寂寥，仿佛我曾生活其中，品尝过秋之清寂。可我仍然想悄悄步入画里，探寻那深掩的重门，看其中有多少尘埃，封存着多少生活的印迹。或许这就是秋的魅力所在吧，于时光的深处，生命的深处，去思考、去感悟、去求得内心的那份宁静和生活终极目标的表达。苏东坡有一句话：“江山风月，本无常主，闲者便是主人。”
提到“闲”字。我想，在秋天值得耐人寻味的算是那闲云了。那么淡然、悠悠然，悄悄远离尘间，对人对世悲欢扰攘，那么漫不经心，云卷云舒。当然，若是它遇上野鹤，便只想与“野鹤”组成秋的诗眼，呈现出秋天那派独特美景——“闲云野鹤”。在秋日明净的天宇间，一抹白云，不自觉地当起一个“闲”字；而野鹤的美，澹如秋水，遥如秋山，影影绰绰，无法捉摸的那种飘逸，便又当起一个“逸”字。这“闲”与“逸”，难道不是秋的本色么！
谁能纯粹得像秋天的风？不带一点修饰，那么干净利索。爽利地掠过园

林，对萧萧落叶，一点不曾眷顾。在它眼里——季节就是季节，代谢就是代谢，悲欢就是悲欢，生死就是生死。无须参与，不必流连。像秋水一样明彻，“点秋江，白鹭沙鸥”，一笔就画出这份明彻。没有什么可忧心，可紧张，可执著。“傲杀人间万户侯，不识字烟波钓叟”。秋就是如此澄澈，清心可鉴。
时令秋分，窗外，草木疏淡，秋意渐浓。案桌上，几盆金菊，最是秋之从容使者，恬淡宁静，清简不争。“落花无言，人淡如菊，书之岁华，其日可读。”或许母亲就是那枝淡菊，在自己的村落篱院里，勤俭持家，一生自若。
依稀记得，风雨秋窗下，母亲着蓝布斜襟衫，缝补冬衣，那般沉静秀美。高考落第的打击，我若霜打的秋茄，情绪低落。母亲咬断针线，笑着安慰。母爱之伟大，浩荡如海，真切于心。可是，今生子欲孝时，而亲已不在。只能在清明时节，捧送菊花跪泣坟前。
岂止母亲，生活中具有这种秋之旷达之美，大有人在。也必须是这样的人，才会有这样的美。或许秋天就是这样的

一种由极深的认知与感悟所形成的透彻与洒脱吧，我由衷喜欢这样的季节。
是啊，秋是成熟的季节、收获的季节、充实的季节，却也是淡泊的季节。它饱经了春之蓬勃与夏之繁盛，仿佛人到中年，不再以受之于赞美、受之于宠爱为荣耀。它把一切的赞美与宠爱都搁置在素洁的秋光之外，而只愿做一个闲静安然、从从容容的秋。